

我年邁的母親

◎ 陳貞夙

曾幾何時後學那操持家務勤快敏捷、乾淨俐落的母親，竟然會動作緩慢、步履蹣跚，這不是後學所熟悉的背影！一直以來，家中大小事都由她老人家操勞、籌措、張羅……。

後學看到老人家洗菜的背影，整個身子靠在水槽邊，結果衣服都濕了一大片。後學還打趣說是大肚子，才弄得一身濕——原來是依偎水槽支撐重心。老人家看到地上掉了小東西，總不會視若無睹地走過，必會停下腳步彎身撿起……但這次後學看到她是很慢、很慢地才能彎下身來，僅只為了撿一條橡皮筋，這不是後學想像得到的——母親真的老了。

賣身葬父的小女孩

母親本姓「黃」名字「菊」，在襁褓中即送給別人，是外婆為養育兒子而犧牲了女兒；早期的人總認為女孩子養大也是要嫁人，所以外婆寧可領養別家女孩為「童養媳」，也不將



▲ 慈祥敦厚的黃菊老菩薩。

第一個長女留在身邊，所以第一個女兒就送給別人。可憐的是要送人也要略為探聽對方家庭狀況如何？竟然送給比自己家庭更窮、更苦的……。

在艱苦的李家生活四、五年，即遭逢養父病故，沒錢料理後事，能如何呢？當然是別無選擇，無奈地將這小女孩再轉賣給別人。這不是故事，是真實的「賣身葬父」的孝女呀！往

往母親提到此事便哽咽地說：「記得那時候背我去買主家的人，脖子被我的小手抓了好多傷痕，我哭嚷著為什麼要賣給別人，寧願在家挨餓受凍，也不要賣給人當養女」。小小的年紀，還正需要母愛的小孩，被迫遠離至親，真讓人情何以堪！（母親曲折的身世由黃家至李家而進陳家，是每次學長都問家母到底是黃菊或陳李菊的由來。）

坎坷的童年

舉目無親之下進入了金山鄉的一個大家庭，養母待她不錯（準備長大與么兒成婚的「童養媳」）。這是個大家族，有很多年紀大的兄長，都已經娶妻生子了。剛進門約四、五歲的小女孩謹守分際，勤快又乖巧，負責帶比她更小的姪子們。年紀稍長一點，還要幫忙很多家事。

在大宅院裏有口古井，要提水洗衣、打掃……等雜事；小小年紀個子小，常常重心不穩，一頭栽進古井，只露出雙腳來，大人看到這情景，趕緊把她雙腳一提給救回來，總是有驚無險地渡過。雖然養母為人很好，也疼她懂事乖巧，但養母在這大家族中地位不高，因此自己的養女也只能任人使喚。惟在大家族中生活過得去，既是開雜貨店，也掛有菸酒公賣局的「煙酒牌」做生意（聽說日據時代



▲ 與子女們合影(立者左起為作者及姊弟)。要有煙酒牌不易，而且當時是唯一的一家）。又投資些許生意，店舖也兼做麵條、豆干等生意，白天幫忙曬麵條，晚上切好又要包裝整齊，真是忙得團團轉。家中年齡相仿的小姪子都能安心上學讀書、玩耍，惟有後學的母親懂事不敢逾越本份，只能忙完工作之餘斷斷續續地唸了幾年書。

年紀稍長，工作做得更多，大伯父、二伯父也看在眼裏，相較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兒媳們，母親既勤快、節儉又不偷懶，大伯父常說：「她的媳婦只配穿粗布衣，阿菊仔才可以（有資格）吃山珍海味、穿綾羅綢緞……」因為他自己的媳婦——不管

店裏有多忙，常藉口開溜，留下後學母親一人看店又幫忙照顧小孩。

母親在金山鄉是頗為出名的好女孩，很多長輩想討為媳婦，且偷偷地介紹來相親，但伯母及姪子們不想讓她出嫁；一來不想失去好幫手，二來「肥水不落外人田」，所以都慫恿她躲起來，而且幫忙擋掉，可見她是家族中的大幫手。到了適婚年齡，養母將她許配了么兒，正名為兒媳婦，責任更加重大了。早期社會男尊女卑，父親又是家族中么兒，生活無慮，不用為家計煩心（年少時即不愁生計，到日本遊學）。大當家的祖父過世後，大伯父、二伯父掌攬一切經濟大權，店裏的大小生意及所有投資均屬之。後來養母生病，家母細心照料、侍奉湯藥，養母倍感溫馨，也擔心自己一旦離世後，童養媳會受人欺凌，且么兒不懂世故、不擅權謀，乃囑咐小倆口成家後另謀出路過生活吧！

艱辛持家

夫婦倆孑然一身，僅帶著祖母的祝福，並介紹到基隆朋友家幫傭，從此為基隆人了。早期婦女工作機會不多，僅能幫傭賺錢，惟因母親勤快又整潔，從不偷懶，凡工作之處均受僱主讚賞，鄰居都待她不錯，頗得人緣。父親則學習做點生意，還沒小孩時生活尚可，後來小孩一個個來報



▲ 祖父母與一雙孫女兒合照。

到，尤其父親剛開始幾年工作不順遂，作生意也虧本，生活擔子更重了。這期間多虧賢內助幫忙賺錢養家，並照顧嗷嗷待哺的小孩。縱然生活艱苦，當時有人想要領養後學，母親啜泣著說：「再苦也不會將小孩送給別人、再苦也要在一起……」。

一直到父親工作穩定才有喘息機會。民國46年（1957）父親在機緣成熟時求了道，接著全家也進入道中，感謝上天慈悲，慢慢地平順過日子了。母親為家庭的付出太多了，一切均為先生、兒女著想，困頓的時候總憑著基本克勤、克儉的功夫，不斷地為人洗衣賺錢，「磨手底皮」來貼補家用，也因從小的磨練，再苦的日子也熬過來了。

年邁的母親

母親經歷坎坷的歲月，雖然晚年漸入佳境，但歲月不饒人，近年身體較不如前，也吃得少，有時買了

愛吃的東西，老人家總是感嘆地說：「唉！以前想吃都沒得吃，現在有得吃卻吃不下。」聽了叫人感慨萬千。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，親不「待」並非只有父母親不在了，或等不到子女的孝敬，實乃當前的一切已今非昔比了，舉凡生活中的衣、食、住、行皆然。

冬天時，當後學看到母親入浴室洗澡，久久不出來，很擔心，就會進去關心一下；看到老人家一手抓著洗臉檯，一手搖搖晃晃搓揉身子，怎能洗得快呢？讓人看得心疼，後學適時湊近幫忙洗洗後背、抓抓癢，母親很感激地說道：「謝謝你哦！」後學一陣心酸，說不出話來，藉著蓮蓬頭水聲沖淡了後學哽咽的聲音，只輕聲說道：「那會按捺講呢？（台語，意為：怎會這麼說呢？）」當洗好澡之後，看她穿衣褲也需費一番功夫，因腰彎不下來，腿又抬不高，穿長褲時腳丫子套不進去褲管，一次又一次，折騰了一陣子，尤其天冷時更糟，兩腿直打哆嗦。當後學發現母親有這個困難時，她已忍受一段時日了，看得真不忍心，急忙扶她坐在床沿，幫忙把褲管捲縮成小段讓她的腳方便套入，接著幫忙她慢慢躺下來，也趕快送上二個熱水袋，給她暖暖身、熱熱腳。我們為人子女的只是輕而易舉地適時關

切，她老人家卻感動不已，口中重複說著不標準的國語：「謝謝你哦！有孝子！（台語，指孝順的孩子）」聽得後學陣陣鼻酸，淚水在眼眶打轉，故作輕鬆道：「你現在是老阿婆啊！你以前為我們做更多咧！」老人家唸唸有詞說著：「怎會差這麼多，怎會差這麼多……」然後輾轉進入夢鄉，留下後學無限感傷……。

思緒掉入回憶的深淵——不久前的情景，一幕幕浮現腦海，小孫女上幼稚園及小學時，都由阿嬤來回接送，我們住家又須爬坡，每天來來回回好幾次都不喊累。而且幾年前新蓋房子，我們都上班去了，不能幫多少忙，只靠她張羅打點細節。幾個月來為建築師傅準備點心、茶水、冰品……等，忙進忙出，一日數回，又是上下坡，當時真是累壞老人家了。新家落成那陣子，母親總是高興地跟親友及鄰居們分享喜悅，喜孜孜地介紹新家的環境，尤其對新的中堂最為



▲ 子孫齊為老母親慶生。

津津樂道，當時情境雖非門庭若市，但也熱鬧非凡。

而今非昔比，近年老人家耳朵較重聽，跟她講話要很大聲才聽得到，來訪的親友也漸漸少了，也少有人電話聯絡寒暄話家常了，不知不覺有點落寞感。老人家以前常去啟化講堂參班聽課，現在可力不從心了；腳力、聽力不好（常說：今天的講師不知講什麼？那麼小聲聽不清楚！）每當後學參班回來，總要問某某人有去否？有看到昔日參班道親否？總是很關心道場點滴，好像有點遺憾無法參與。相信很多老菩薩的心情都一樣，看到昔日人想到昔日情，畢竟是她們共同擁有的記憶，而今漸漸老樹凋零矣！

後記

當後學有感而述之母親生活點滴近況，是前年母親節的事了，當初僅想聊表對母親的感恩與不捨；然而期間停頓許久，思緒無法再續……。如今又年復一年的母親節，我的母親又老了二歲，也退化更多了，醫生吩咐絕對要小心，不能跌倒，在家走路輔以輔助椅，雖然母親很排斥，但不得不借助之。腰椎較之前年也更無力了，睡覺翻身起床很辛苦，有時要翻好幾次才能起得了身來。半夜口渴要喝水，也折騰了好久才起得來，看了會不難過嗎？畢竟後學跟母親生活在

一起的時間較多、感觸也深，看到她老人家的堅強一面，事事躬身不假手他人。相較之前，而今諸事不能隨心所欲，母親當然倍感挫折，有著力不從心的無奈。尤其她看到後學上、下班之前後的忙碌、炊煮、打點，有時也怠慢了早、晚獻香時間，母親是多麼的不忍心呀！常為幫不上忙而難過，總說是她連累我們……如果她快好起來，都不用麻煩人家了。老人家還真想為子孫們做很多事哩！我們總是很感恩地安慰她：「您要感恩上天慈悲，這部機器讓我們使用這麼久，還不錯用。總不能一百歲要挑一百斤啊！您還不錯咧！能自由自在吃飯、行動，您看，有的人更方便呢！」有人安慰，母親稍微釋懷，當然人都需要關心安慰，何況老人家呢？

自我的省思

孔子說：「夫孝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」《孝經》，孝順父母乃為人子女應盡之務，天經地義之事。前人也說：「不孝父母，敬神何用」，又常言道：「百善孝為先」，「孝」乃人盡皆知應行之事，然而行之難矣！因「父母疼子長流水，子孝父母一陣風」，父母對子女總是無限地犧牲付出，從小到大到老永遠地牽掛，而兒女們是無法盡心地付出，或有事牽絆，那份孝心也隨時

減弱，又遑論及「孝道」呢？如《詩經·小雅·蓼莪篇》云：「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……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……。」的確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」也！

在陪伴老人家走入無力感的這期間，後學深深覺得為人子女日常生活中或許都能做到「安、慰、敬、順」的「孝道」，但是父母垂垂老矣，行動諸多不便，需要我們即時的協助與照顧，卻又何其不易……。

每當下班回家，即刻進廚房忙著炊煮打點，這時母親又有事待幫忙，有時候真忙得團團轉，結果沒好氣地回應，看到母親難過又無辜的樣子，當下後學甚覺慚愧，因為母親總是慈祥又客氣的不想麻煩人家，要不是迫於無奈，才不願請人家幫忙咧！

《論語》子夏問「孝」，子曰：「色難。」我們孝順父母、為老人家盡點心力，能做到「和顏悅色」嗎？如果不耐煩、面有難色，是打擊老人



▲ 媽媽是活菩薩，孝親當及時（左為作者）。

家脆弱的信心，他們很想再站起來，如果我們無法為她們加油打氣，反而報之以難色，真不愧為人子女，豈不慎思哉！

後學明知有諸多不盡心力之事，但也隨時在調整心念，每當自己情緒或語言上有時未能盡到孝的本義，念頭會盡快轉回來；回想年幼時，我們什麼都不懂、不會；父母是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、一字又一句教到會。為什麼在老人家耳朵重聽、記性差時，我們不能一遍又一遍地講述給她聽呢？年幼時正在學爬、學走階段，父母是一步步扶著我們，就怕我們跌倒摔傷。而老人家行走不便，需要我們扶持時，豈能不盡心？也許時而耐心不夠，給予「輔助椅」方便之，實際上又是方便了誰！年幼時她們為子女哺乳、餵食、把尿……一切無怨無悔地付出，面有難色嗎？而如今老人家時有尿失禁，半夜尿濕了，幫忙換紙尿片，為人子女又豈能面有難色？每當犯有這些過錯或「色難」時，即時想到母親對我們的辛勞付出，不敢說孝心即現，也不至於再造次了。在此與各位為人子女者共勉——能想到對父母的感恩，孝心即生矣！

在此偉大又感恩的季節，祝福所有母親健康快樂，更希望年邁的母親們，大家平安又「老康健」。